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三

祠廟

市汊東嶽行祠記　萬廷言

古者論善惡禍福之際必歸於天與鬼神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福善禍淫其言不一而足其故何哉葢人情易忽於善惡而恐懼於禍福善惡者

禍福之原也推其所懼本於天與鬼神曉然類應使民必為善必不敢為惡而已矣嚴於冥冥之中而非以為有所私與也驗於昭昭之錫而非以為有所私受也推無可懼於測量之外而謦所易忽於感格之微故其責常在人而不在神是以神人交修而福澤降至於後世民心日濫濁亂五常之精類應之道爽而民疑以為福有所從與不必為善而可以私謁也禍有所從受不必為惡而可以私避也禍福之原一歸於鬼神而不知自

反謟佞橫生邪氣日積爕跂燐炷假托依憑祝詛祈禳遍滿天下趨於其所懼而敬乎其所忽神人交亂天地日月山川嶽瀆之靈所以鼓風霆而澤雨露薰蒿愴悽與此心忠信神明相爲感應者反闇然鬱而不暢微而不章以是而求旱澇札瘥之不作阜民生而介祺壽也不可得矣嘉靖中予爲祠官考案祀典有意乎反古正令以端民趨會改官而止嗟夫是豈古人神道設教之本意乎市汊鎮舊有東嶽行祠不知其所創始廟貌清

肅冕而垂旒儼然帝者之尊萬歷癸酉居民某某等又閣於廟後肖僊妃其中而外為石坊以逆江勢滐牲華篆歲事益侈因求予文為記予按東嶽泰山也虞舜首祀泰漢更用封禪至宋則有天齊仁聖大帝與僊妃元君之號國朝悉去焉止稱泰山之神是今之崇徽皆所不當有而王孫媚灶傳稱獲罪於天季氏旅於泰山以為不知禮則尤非民所得祀者況行祠乎神之正直尊崇未必歆於此矣然予謂聖人之大德曰生東方生物

之府嶽神主之其德盛矣夫神以生道福民靈應異於羣嶽非私福民以生道報神嚴事異於羣祠而非私報神之接於民也仁民之交於神也義雖法與地所不得祀而神人相與之意則公矣自是鎮民日虔而神無不在牖吾民以生養之正年穀順成災害不作報所可懼而警所易忽為臣而忠為子而孝與國人交而信使民曉然知徼福之必本於善也亦庶乎忠信神明之相感應者乎因敬為之記而繫迎神送神之章以道民志

神之來兮海岱肇金烏兮飛霞佩西山南浦兮雲蓋顧我民兮不嚴以愛　右迎神

神之逝兮海東曳袞衣兮駕虬龍劍江錦水兮飄風何遺我兮民和歲豐　右送神

徐迪功祠記　宋儀望

敬皇帝時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以文章氣節睥睨當世天下翕然慕之而姑蘇徐昌穀氏最少以才名受知北郡二人者相得歡甚乃相與揚搉古今綜理藝文

而徐君聲稱遂與李何相埒矣君由進士三年授大理右寺副而君固簡抗不輕與人交已又求便地不報以故人多忌之遂落職為國子博士君益自砥礪動欲希跡古人不肯少變其志久之遂雅意神仙之事洎遇餘姚陽明王公相與盛談其學至有無形氣之辨往復連日王公笑而不答君固强起扣之於是語及聖門易簡之旨遂翻然大悟然君固已病病作月餘死矣君既殁北郡序其文刻布焉陽明王公又為論著其行事咸具

載文集中儀望㓜時喜學為文章嘗得李何集讀之然欲購徐集無有也嘉靖戊申余承乏茲土君嗣子伯虬以廸功集見遺讀之信乎其才不讓李何已逾年始謁公祠下欷歔久之祠故隘陋不治無以妥靈揚哲以風邦人余乃命工加葺之為堂凡三楹門如之辨等級潔牆垣以孟秋朔日饎豕以報成事而公仲子叔㢘及冢孫敬臣以祠記來請予竊聞之古之君子得祀於其邦咸以其有功烈於民不然則耆年宿行有以重於其鄉

及其殁也鄉之人始追而祀之如古所稱鄉先生殁可祭於社是也夫徐君者甫壯登朝未强辭禄非有彛鼎之勲二疏楊公之引年去位以取重於世如昔所云然而君子必加祀焉何也嗟乎士固有幸不幸耳昔者孔子周流列國以其學授諸弟子當是時若予賜由求之輩結駟抗衡於諸侯大夫之間何其盛也而回騫二子顧終身不仕人國而回又蚤死然至於今數千載間秩在祀典初不以其功烈在民與否如何也昔史稱漢武

帝最好文學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輩咸以文章詞賦見幸出入人主之前得發舒其志氣徐君與李何數子遭遇好文之朝並列職郎署使當其時有如狗監者薦之則其所表見恐不但相如輩以口舌取悅人主而已卒乃使之沉淪下位以死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然予聞徐君始弱冠時以文賦崛起吳中與今翰林文公徵仲相友善比出與李何輩上下其議論遂傑然有立成一家言斯亦足聲稱後世矣然竟脫棄華藻游心玄虛大

道之要殆駸駸乎近之善乎王之述之也呂觳之學所
三變卒乃有志於道惜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嗚呼若
徐君者豈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而可者耶夫是則可
以祠也已作祠記

文昌道院記　陸容

文昌道院者故梓潼神祠也祠在勝國時嘗附建學宮
之旁崑山州治西遷而祠之廢久矣皇明宣德七年有
過義用宜者嘗禱於神獲應乃易廢鹽倉地𠋣爲是祠

前構禮殿後建庳屋門垣峻整甍宇輝映葢已蔚然一叢祠矣歲月既久日就傾圮不足以妥靈揭虔用崇祀事住持道士陸虛岩氏悄然興嗟以為兹豈不在吾耶於是鳩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殿之六幕高廣有加於舊居室之列其後者視舊亦倍之肖成慶於門像真武於寢市民廬於其東偏而祠之規模益大以廓經始於天順五年五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凡興作之費皆虛岩撙節自奉積數十年而後舉之募諸人者葢寡也工

既成其徒楊機白之真人張公元吉為題今名按載籍梓潼神姓張諱亞子越闕人仕晉戰殁人為立廟劍州蓋梓潼劍屬縣今廟在縣之七曲山虞文靖公集記相如縣文昌萬壽宫亦云文昌宫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宫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是則文昌之名有自来矣文昌者斗前六星如筐者也其

第五星曰司禄神豈其降精歟何其擅名於文也雖然神蜀人也禮宜以功徳食於其土今乃徧於天下又非獨道家為然而所謂學士大夫者亦莫不然凡學宫之旁皆肖而祀之以為是司禄主文治科第者宜如是也牲帛相望莫以為非嗚呼豈其然哉吾聞之神者聰明而正直者也聰明則不蔽於私正直則不撓於枉彼妄意者將安所得耶然自隋唐以来士多以科第進後世迹其人考其行而君子得之恒艱小人進之恒易艱得

者置之位未湍其德也而禍或隨之易進者奸紀肆欲天下之人欲去之而不能必至於債人之事覆人之餗而後已若是者豈真歆私享而蒙曲祐哉蓋天下之道陽一而陰二也陽之不能有加於陰君子不能多於衆人是其紛紜錯揉有莫知其然者雖神亦隨其所運而不能為之主與抑治道有汙隆人事有得失而神亦無所與其力也與不然則天下之淫者為得而厚誣於神者多矣容因記祠之廢興而一言之欲令之學士大夫

曉然知神之心大公至正而不可以私請也若虛岩則修老氏之學者其據名山擅佳會以自超然於塵壒之表固其家法也豈徒為祈靈祝釐之區而已哉用宜初為太倉衛百戶後以弭盜功陞千戶終於位虛岩名阜字景阜與容雖異族然丈人行也故不辭而為之記云

羅念庵祠田記　田一儁

祠田非古也古者鄉先生歿則祭於社如是而已後世祀道衰而多端好古君子始思以復古化今崇教厲俗

之意默寓於齋堂廡序籩豆灌獻之間求之鄉有先哲者焉或雖未生於其鄉而講道肄業之區遊息燕閒之所感義起而特祀之而又慮其享祀之曠時移歲遷無以相維持於永久也則又為之田以為籩豆灌獻之需齋堂薦廡之備俾之有所資以維持於不壞蓋其法非直崇獎死者而已於生者亦有觀感興起之道焉意良是而制則非古矣夫自二氏之教行琳宮瓊宇咸有田衣食厥徒而吾儒氏或鈌焉豈彼氏之教獨良而古制

不為彼設歟彼其清淨禪寂之説既使人簡徑易趨而死生禍福又足以聳動愚民而使之奔走歸命故其法易行而其教獨繁昌也吾儒之學疑若汗漫難竟迂闊鮮速效而世之君子又迷往樂因循憚始事不以復古為心而多以非古之制自阻使非有好古君子出焉謀及於此宜其難矣故祠田非古而鋭然以此為務必其人好古君子者也顧舊無念庵先生祠通判廖君署其邑事以先生之嘗過化是地也合諸生等議白督府建

祠於鳳凰臺之陽祠成復捐俸為諸生倡諸生之樂義者亦相率出金為助買田若干畝充入先生祠為歲時享祀之費不以非古之制自沮而鋭然寓復古化今崇教勵俗之意於此齋堂廡序籩豆濯獻之間謂君子而能好古者非邪夫天下之事不激不勸不風不興故標往以示來崇死以勸生好古君子者事也而觀感興起則在祠先生者勉之而已先生之學其大者視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而其所從入簡易直截不假蹊徑先生於

大本卓然有見而格物窮理未嘗少緩視宇宙皆其度內而其量實自一介不苟取與者充之故人見其守之卓而不知其學之精也見其量之大而不知其察之細也祠先生者學其精以求其卓學其細以求其大而先生之學在是矣茍徒取名賢講習之區為光寵而罔究其學術以思不負於往哲雖日俎豆而尸祝之於此邦人士奚益哉而好古君子思以復古化令崇教勵俗之意亦虛矣夫二氏之教雖於吾儒不相入然其徒高者

守清淨禪寂之教以淑其身而下者猶能不毀壞其名
號以誇於世故其教藉以傳而其祠亦因以永久勿廢
吾儒毀棄二氏顧若不甚惜至攷其所以為學輙與所
尊祠敬禮者相背馳視二氏反讓焉則彼法之行而教
之獨緐昌者非獨世之君子樂因循憚始事之過也而
為其學者與有責矣廖君於余為里人以書來請記於
余余故述好古君子所以崇奬先賢之意若彼復道先
生所以為學者若此期與此邦人士共勉焉廖君名憲

嘗從遊先生而得其所以為學者故為政而能好古興學如此

新建韓蘄王廟記　胡纘宗

自金源氏分主中國於是宋社殄蕩宫車流播二三臣奮包胥之忠而競掎持之南轅脱輻越鼎泣新時則蘄王效武宣忠矢志忘死返麾而北拳勇神機建勲樹績北兵之旋戎和之招宋室不復豈皆天邪王諱世忠字良臣安延人也卒於越葬於吴故吴人祀之王初應募虎

捌而梟磔目無敵也扶銀州笞之雞睦之青谿劘燕山揚滹沱舉潛扶淄樹趙之屏撕西土獨與金角搏其雄批魚臺擣黎驛經河洛撥內難於平江至魚梁殲之提甲八千扼江之衝讐十萬錡鋋走無音轢閩建蔪豫章覆湖南開軍受降掩大儀虜十之八嘬而封之執楚之臂絕淮之吭城高郵塞泇口崇山陽敵乃慄縮而祭荊大小百餘戰主辱臣死請當其重還兩宮復疆土之言慷慨激烈錦衣驄馬勒兵交和金人宵熠何其偉耶夫

金方慓熾上慘下黷恇恇莫敢攖王以孤壘相當梏其觸而齧其鋭龍潭渡而都無標烽山陽城而江無飲馬時非王固魚肉吴矣宋其奈何故中興之功以王為首王之功於吴為大至其抗論斥和政府之揖檜為側目爭武穆之事不得乞身湖山徜徉謝世以全首領此其忠有餘而智足稱也忠勇之號百世是欽天資人違史臣歎息河山之誓太常之烝寶闕周典易世報功禮亦宜然弗棟弗宇即墓而祀無以棲神靈委帝貺於

草莽文儀爲闕子孫而來以祭祀取吳之神正其位序將事王墓顧瞻欷吁既乃得王故宅在郡黌之東淪爲浮圖亟命撤所祀祀之不易一椽不役一力考王之廟實嘉靖甲申三月望日也位木其中饗用歲秋妥靈宜神肸蠁用光祈災徼祐民咸利之然懼久而淪没乃磨堅石用紀始事庶覲象者識表忠之彝章馭民者知事神之禮秩云

監察御史斛山楊先生祭田記　蔡靉

夫宇宙間孰為貴且榮惟忠臣孝子是為天地之正氣躬行之君子也若夫大孝終身孤忠自許垂百代之清風立臣子之凖極者其惟我斛山先生乎先生家世關西之富平余進士同榜兄也初受學於苑洛韓先生蹤亦先生門下士實有同道之雅嘉靖己丑同登進士同銓受行人後三載同選授監察御史任一載餘斛山謂予曰老母不任驅馳家在三千里外不能迎養吾當告歸以盡烏鳥之情予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勑贈之榮

寧不少待斛山曰菽水之歡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位易一日之養吾志决矣幸成吾速歸計予為白之宰執部院諸公無不稱重别後以養病違限例不起用予亦以言事忤旨黜為編氓兩不相聞者七閱寒暑己亥秋以兩京言官之薦予與斛山及浦竹塘三人同名用予丁母憂二公先入京竹塘以進言廷杖而卒斛山亦以進言繫錦衣獄壬寅冬予以服闋部院催取至京兩閱月以罪下獄得與斛山相見時劉晴川正郎亦以進

言與斛山同繫劉舊鈞州守予曽疏其賢又相知故人也在獄同處者二旬餘予被謫出獄二公各有詩相送予亦有詩言别予歸後復被黙再為編氓斛山蒙恩赦得釋與劉晴川周都峯同至文登祭浦竹塘回途復被逮械送入京仍下獄又四載首尾八年復蒙恩赦得歸家居數載而卒癸亥春斛山長子偲以應貢赴京便道来訪詢其家事及履歴曰家君自文登回復被逮械送時九月終尚未成衣一門生觧衣衣之予隨之過隨州

石橋東指曰此去寧晉四十里昔與汝蔡年叔獄中別時約云過趙州相會渠豈知今日予過此橋家君自居官抵今三十餘載遠近饋遺一無所受以此家無纖積予兄弟止仰給儒學月廩曰斛山兄介正清操朝野知之李石疊曾為予言廬墓時客至無茶饋豆以代茶湯尚卻之況他人乎噫昔道義相期出處畧同斛山已矣予猶碌碌苟全恨衰年不能遠出持生芻一哭墓下今日無以為情聊以務農所積相贈為斛山兄置田一區

以供時祭刻石墓下以表平生道義之情嗚呼先生天性孝友眞誠亶諒二親之殁六載廬於墓側哀毀骨立鄉閭率化忠信恩義孚於族黨徒步從師講明理學敝衣疏食怡然自得事師如父處朋友如兄弟躬行實踐菀洛先生重之别時為筮睽大畜二卦知將來之必至也及授使職蒙闕

重修澐泉祠記　趙統

先是河東分守吳公議毀淫祠計所當毀者改立社倉

社學以其餘賤值易之民以所易之價為所立之倉本榖事未成而公去統来為令時見其遺績心是之而未敢踵行也已亥春御史王公代廵縣重此舉措乃以里社倉學事專命統統玆按籍徵價閱祠求神始知前日所毁之祠凡所不當毁者皆在毁中太息曰此有司承望之過也傷哉驅民何所適從乎夫淫祠之所以崇信於天下者為正道之不明於下也正道者帝德王法倫理性命禮樂政刑非可使民知也民日用由之者跡耳

雖聖人者不過因其跡而利導其心焉耳今夫民其心崇淫祠非有他也達其報祈之真心已矣今不明正道以導之曰何者為所當祀何者為所不當祀俾之曉然知坦然行之而一槩毀去滅絶焉抑其祈報之心皇皇然無所寄是驅民於無所適從也雖日殺而求罷淫祠豈可禁哉古者民有四而農為本今之民雖非古之民而本於農一也農之家所資者土地所望者雨澤所助者灌溉所忌者蟲蝗今所毀之祠如土地井泉山川雷

雨與夫所謂伯王即古焚山澤之伯益凡有事於農事當祀於農家者皆與焉民將何所適從乎統心病此而荷王公之委重乃擇所不當毀者若干祠請於公公是統議卒不毀民咸悦是歲旱城東二十里有凜泉溉田數百畝亦在不毀之列民僉白於統願以不徵之價修泉祠此民心也吾何敢逆之許其修且許如其俗祭賽無何大雨民田咸渥是固不敢專歸一泉之功然而寸雲勺水亦與效靈焉而民固賴之矣一鄉之民心屬於

泉祈禱報答皆於泉焉此固一正道也使由此而推之而達之天下民皆知所當祀者而祀之雖不毀淫祠而自廢矣傷哉不示其正而抑其邪者之已甚也譬如逐人之迷者而不諭其所適之途也是故以一泉示吾迷民

郋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趙貞吉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郋陽作而嘆曰郋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

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覲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賔人在成化中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勲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

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為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勲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兹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闓之惟仁人能不忘今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之石以諗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

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為荒國初殲之為墟閒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柝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猖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横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為於始繼原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畧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

言殺遂下令撫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貙兕之陵牧鷄豚矣山無不伐之楢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非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司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

與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綸之器憐才稽往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人而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絶竒偉之士恒退而循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郎難者皆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敞西川之亂必再起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聚

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鄰之義思閫外之才於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於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經而調聲者智之門也斷經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前人者不在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諗焉

重建了齋先生祠堂記

徐階

自孟子没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狥國之臣薄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茍出於有所感事

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憤惌忘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阻矣矧撓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

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為右司諫以論蔡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粮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又以子正彙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

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己尊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故義有所不屈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遏之而必逝流離困踣人以為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為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為者可同年語哉某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諭子姪諸篇未嘗不掩卷太

息以為先生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甚圮有司者未之能葺某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順石愷將出月俸之羸稍修飭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貲為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曾言卿撤而新之以為令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十月乙亥工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興伐石請紀成事某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

嚮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曁諸好義者氏名詳具碑陰

重修四先生祠堂記　胡松

四先生祠何元淛江行中書省請於朝而祀何子恭基王會之栢金吉父履祥許益之謙以興起後學者也夷考四先生皆晚宋勝國時人當其時禮俗傾頽儒學絀抑邪説横行四先生生雖異時而行同業志同方遞相師授跡其抱道懐貞居敬學古清苦純質兢兢淬厲之

實較然畫一可謂慥慥乎言顧行行顧言之君子矣不然元方儕儒於丐媢之間顧肯崇而祀之耶顧今世儒或謂四先生制行高矣美矣然皆詳於分殊急於考索踐履至仲尼所稱一貫與其大本未發之中若子孟子先立其大之義或未甚瑩然也然子輿氏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四先生所謂有所不為能言距楊墨者非歟不然則胡以信當時風後世若斯之遠且著也愚嘗妄意言之曰當道

學未明之世不患無篤志力行之士而患無見道識大之儒當道學大明之後不貴有講明誦説之儒而貴有蹈迪服行之實宋自嘉定咸淳而後晦菴先生之學支分派別同源異流當世號稱儒者大抵考索訓詁伐異黨同致知篤志力行貞純弗懈者鮮矣如四先生之清苦純實質有其内詎不可為百世之師耶或又言四先生清苦純實規規然自守之儒爾恐不足以涉事耦變而定天下之業余竊以謂不然嘗觀襄樊之師之圍危

若累卵宋幾無人矣履祥乃進牽制擣虛之説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自解且備叙海道所經難易遠近歴歴可據則豈迂儒無當者而權臣方且專事蔽欺誣罔而莫之能用此豈人力也歟故曰君子創業垂統若夫成功則天也乃若三子之弗遇無成也豈不皆天也哉嗟乎嗟乎豈獨諸子古之志士仁人抱輔世匡民之畧阨於天時人事重於詭遇輕殉而不得一遂其有為若此者要之胡可勝數悲夫悲夫士固未可以

成敗利鈍論也余覽郡志樂斯祠之新也會李守來請為書以風郡中人士焉

唐一菴先生祠堂記　許孚遠

吳興稱文獻之邦舊矣名公鉅卿高賢逸士代不乏人若以斯道為己任思繼往聖而開來學孳孳一生不厭不倦以弘著述數十萬言則惟我師一菴唐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南海湛民澤先生既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以建言削籍而歸時慕姚江

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體認天理王先生稱致良知先生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立言為的夫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即所謂體天理與致良知此先生苦心深詣可與湛王二先生鼎立為儒宗者也先生以

其心囊括宇宙故於天下名理靡所不窺以經濟當世為一生作用故於國家機務靡所不講以躬行踐脩為討真實際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有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三集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為人也吳興自有先生而士大夫始知趨向於聖賢之學四方之士亦多聞風興起數十年来風教為之一動及先生殁而學者頓失所依歸矣嗚呼惜哉先生之初設教也寓胡安定先生書院中直

指周公始因圮寺葺為景行館未幾亦廢先生乃自搆木鐘臺於城東後直指張公檄郡侯選於北門隙址闢為唐先生書院前有講堂後有寢室傍有號舍外有坊表規模閎靚煥焉成一方之觀先生之既歿也直指蕭公督學滕公從諸生請肖像於寢室行有司春秋特祀著為例洎江陵柄國嚴禁學徒盡毀天下書院而郡守李侯權易坊額為唐先生祠乃移文報監司曰郡故無書院得不毀今郡守沈侯下車謁先生祠顧棟宇頹圮

爰議修葺捐贖鍰為倡始其僚屬諸君共成之祠既新
侯又請於督學李公給先生冡曾孫鍾秀衣巾典守祠
事於是延不佞孚遠輩及遴取諸生有志者時集祠内
復為討究真心先生幾絶而續幾晦而明可謂幸矣嗟
乎真心在人本来具足萬古常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流
水之行地無虧無盈孰得孰失然及其蔽牿於物欲頗
僻於意見迷謬顛倒喪其家珍雖以聖賢萬語千言詔
之而猶不喻或已知從事於學反求諸心至竭其終身

之力而毫釐千里不悟一真孰謂討求之功其可已也討之而明則真心原自烱然不從外得措諸萬事而不疑要之終身而不變至於貫金石格鬼神而後可以徵一真之恢復徹乎微乎豈易言哉吾觀有司諸公崇重先賢作興後學前後相成幽明相感此亦可以為真心之驗然而弘先生之教旨答諸公之盛心是惟吾黨今日事假令剽竊陳言踐履無實處無稱於宗族鄉黨出無補於天下國家則討真何當余與諸君子可不懼乎

可不勉乎同門長者王學博汝源偕先生幼子炳度孫在明等屬孚遠為之記

汧陽縣三賢祠記 高攀龍

汧陽三賢者曰燕公伋從夫子於遵周問禮之時者也曰郭公欽肥遯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實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祀於學宫邑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祀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

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祀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於天地失其本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烏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成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又文之以禮樂而後為成人也謂即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為成人也且推之剎無

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憒憒何如乎揚雄號大儒不免死於莽大夫視郭公冥鴻威鳳翱翔雲漢何如乎李懐光千里赴難破賊解圍不甘奸臣之讒甘為亂賊而不顧視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品同於不失其本心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不朽同故

成人者其途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矣又惡乎不同
仲好曰善即以記三賢可矣夏侯名之時成都人

王侯祀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即不幸而死其一念
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
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
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閒即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
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

充塞之氣譬則盎缶之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為厲神則為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往有言其為厲者邑人即其死所祀之簫鼓繽紛遂為淫祀余既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吾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

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虜其有繼至者戰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烏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為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来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醲醇一夕之妖冶一朝寒暑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即不信視西壕之

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謄録監生臣劉　澐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四

祠廟

崑山令樊公祠堂記　歸子慕

馬鞍之巔負古刹東向翼於南出萬松之上蔭然而立者故令樊公元之之祠也公之前歷十三令為祝公嘉靖間倭入寇崑山幾陷祝公守禦甚力城賴以全後五

十餘年當公治崑縣民汪惠者募金祠祝公而公為之記名其祠為勝生蓋以今之生祠徧天下矣死而祠者百無一為故以祝公之死祠為勝生也及公没而民競為公祠如公所稱勝生者公為令精勤無留事然不為苛細禁制豪右不觧縱然不為文深一意卵翼小民如或傷之勸令息訟不喜為一切更張小民得職熈然樂生其政要歸於節用愛人縣中清静好善樂士至其刻廉則自洪武以迄於今不乏廉令未有如公者也公生

時恒茹蔬閒進二卵故民之祠公薦蔬侑二卵焉菑害疾病者祠公咸平嗟乎公既沒矣猶撫民之疾苦若是後之嗣公守茲土者聞公之風其有不浡然興起乎祠之經始以甲辰秋工成屬記於予慕予慕惶恐謝不文且病未能也居一年再登馬鞍徘徊祠下憑南牖俯臨萬家皆公之遺黎當門而望東城蜿蜒如帶婁江曲折而東注入於渺茫江之左右句句原隰畎澮縱横皆公植也俯仰今昔不覺泫然雖病其容已乎遂為之記公名玉衡字元之萬歷乙未進士黃岡人

北山何文定公祠堂記　劉儼

金華何王金許四先生憫宋祚之將移憂悲抑鬱卒老於窮生不出仕没不治喪塟不起墓慨此骼胔胡不速朽嗚呼微矣白雲先生以後至元四年戊寅正月壬寅葬於婺女鄉安期里許官山其子曰元曰亨皆以罪没於我朝洪武間因絶其系迷其墓成化初推官林沂廉得之立石表其阡仁山先生以元大德十年丙午九月甲申葬蘭谿縣純孝鄉仁山之後隴不封不樹漫無標題前知府趙鶴芟蕪考墓纍塚不可

復識而其裔寓彼鄉者亦近支也魯齋先生以咸淳十年甲戌十一月甲申葬金華婺女鄉望牛嶺金村之懐原墓地六十畝子姓世守之北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巳巳十二月壬申葬金華縣南山油塘之原荆棘無端狐兎有窟商山之芝不知四皓之高首陽之薇不知夷齊之清均為牛羊之牧而芻蕘之場也鄉有豪右逐其佃甲并其圭田據而業之子孫家盤溪者百數莫之能直蓋府治東廿里許亦有油塘豪欲滅其墓乃匿其碑指先生墓在彼油塘志府者不察從而是之

正德甲戌春正月知府事劉莅同知張齊通判趙天定推官姜山甫率諸生葉援陳育項復通馮紀等展修祀事墓已夷且陷惟趺獨存而商生大路復廉得完碑於油塘之匽孔尚無恙也乃繩其豪於法還其碑於趺正其田於籍歸其佃甲於鄰壤伐巨石以封若當而繚之以牆垣竪享堂四楹旁為連甍以處佃丁規制粗備庶幾有司崇儒重道礪世磨俗之萬一而先生之存亡固不係乎是也因定墓夫一名每年追其直於黌序輪遣教職以清明日祭其墓王僉許亦如之莅

因推其意以叙之曰自堯舜至於湯文周孔率五百歲而聖賢出以續斯道之傳惟鄒魯萃天地之間氣賢聖林立不可尚已其餘希世寥闊乃僅一見自孟子没千五百年始有周程張朱兆應文明道宗鄒魯蓋間氣之再見者厥後吕東萊倡道於婺朱晦庵張南軒相與切磋講習於麗澤之會波流河潤至於文定親接勉齋之統傳諸文憲文憲傳文定文定傳文懿百里之内同門之間四賢挺生上承吕成公為地方五鉅儒問道之士

無慮數千成章者比比此又間氣之疊見者世稱金華小鄒魯不可誣也其大者拯頽救澈立懦廉頑如鳳凰翔於千仞四方欲快覩之而不可得味道之腴絶物之欲如蛟龍蟄於九淵天子欲識其面而不可致蓋其性命之趣長而爵禄之味短天人之理貫而顯晦之幾明德澤之滂沛不深於義理之涵濡小康之政治不加夫大道之感通所以孔曾思孟終身不遇周程張朱不能立朝何王金許終守環堵為是故也不然何庸衆之難

退而聖賢之難進如此哉至其論大道則北山以洪範之敬五事為明明德之謂厚八政為新民之謂建皇極為止至善之謂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天則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謂此為皇極之極功若此者不害其為同魯齋於易則以河圖為先天後天之宗祖於書以洪範為古今經傳之宗祖於詩定二南黜淫奔於春秋作發揮明大義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

綱不可為目定誠明各十有一章若此者不害其為異仁山通鑑前編自周威烈以前各為編年穿貫春秋直遡堯舜據經考傳不嫌其為僭白雲集詩鈔名物讀書著叢說讀春秋有管窺皆傳註所未發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至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法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不疑其為泛仰高鑽堅鈎玄索隱惟欲求見聖人之止而後已然則勲庸彝鼎之榮綸綍朧阡之光何足為先生增損蓋自有不隨物而化不逐運

而遷不待生而存不因死而往者矣萑亦嘗掇拾行實疏之於朝請得綴食孔子廟廷不知輿論僉同能有成否兹因祠堂訖工刻石識之學宫妝敲燐火想不能祟我先生道骨矣正德乙亥夏六月朔為之記

三蘇先生祠堂記　劉萑

正德甲戌春婺守東川劉萑重建三蘇祠於郡城西隅景蘇坊之遂巷仍故址為屋四楹其十三世孫生員蘇文撤寢室以為左廂房四楹官易民隙以為右廂房四

楹及門屋四楹墻可及肩堦惟旋馬重勞惜傷慳展拓也訖工有疑者曰三蘇蜀人也而祠於此乎曰因也非創也葺也非增也坊以景蘇名可知也曰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三蘇有一於此乎曰未也不以太守曰祠為前太守贈少傅蘇公遲立也建炎初元遲守婺政成惠流民為生祠報其功也既而官終待制謝事請老因婺家焉乃推本所自另祠其若祖老

蘇文公先生若伯大蘇文忠先生若翁少蘇文定先生
昭庭訓也少傅德煦嫛人一郡之望也三蘇學行雄天
下四海之望也嫛人𦗖三蘇之望以世少傅之望因並
祀之所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配食
惟龍圖少保公簡一人不遠推者舊額也蘇世顯且延
如太守公誦太卿公諤尚書公符正郎公林都照公友
龍太史公伯衡匪弗耀也而不敢附此者從民心非一
家祀也少傅甘棠遺愛不可以縷其大者如奏蠲歲貢

羅叚之謚頷民至於今能頌之郡乘不悉其承宣風動之休或逸典也祀其身以及其先非忝也宜也曰論人物於趙宋趙邁雋永必歸三蘇參之為三鼎立之謂也果若是班孚曰昔人謂三友一龍余則曰三蘇亦一龍也龍之剛壯在首老泉之端方以之運用在身東坡之豪放以之骨力在尾穎濱之敏妙以之此三蘇之别也惟有宋隆重儒道故天啓文明之運理學有二程數學有二部律學有二蔡文學有三蘇閒氣所兆疊萃一門於

戲㪅哉竊有論焉古之取人寬而恕專論其心術今之取人嚴而刻兼論其學術心術既正大本已端他可畧也學術疵至有見多白而㢢眼覩蹣跚而㢢足者矣古今文章大家唐有韓柳而韓為之聖宋有歐蘇而蘇為之豪況其心術光明出處正大湛乎青天皎乎白日孔門家法無相背馳議者猶謂其因文見道未識性理直以文士目之不以刻乎愚謂韓子性有三品只欠氣質二字濂溪曰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此之謂也三上宰相

不擠佛骨一表說命之對揚孟子之衛道不過是也蘇氏嘲詭文辭不害其嚴毅之操縱横氣習難廢其歷履之實是以至誠通於天地粹德達於神明忠信行於蠻貊精明孚於蟲魚鳥獸覩其開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枯眉州之草木禱萊州之海市走契順之納欵來貢使之問安傾天子之知遇蹙后妃之解紛兒童走卒皆知敬慕小夫賤隸聞姓名比其没也外自嶺海内自中州遠及吳越揚益之徼農人商賈輟業興嗟士夫君子衆

哭而設奠不勝其哲人之慟梁木之悲於戲必有所以致此者矣可以文士少之哉近世有紛紛者多見其不知量也疑者曰余鄙人甕天管豹自今不敢妄議古人矣太守因筆之以為記

重修顔孝子永慕廟記 張維樞

義烏縣昔名曰烏傷曰孝烏俱以秦顔孝躬畚鍤塋親誠感羣烏銜土助葬吻為傷得名宋景定間李公補始作廟勒永慕記一篇我國家風厲孝道意盛甚非若法

律愚黔首時司烏土者如李公玉劉公同姜公淳遞為脩葺定祭田供祀非若昔篳路藍縷時顧久不能無荒刺也余閱六春秋拜孝子祠下見遺壠纍纍每慨然景仰是春復修祀典覺風撲松楸羣烏悲鳴也因憶宋文憲所題千載之下禮憲淪胥豈獨媿君烏亦不如與王忠文之咏瞻烏云畢哺者烏紛回翔兮銜土助葬成高岡兮厥吻流血集哀聲兮悲風滿林日色黄兮等語為嘅然心動徘徊不能去顧謂同事周時彦數君曰以河

山之代更歲月之駒度是廟也雖不見侮樵蘇然而堅
者瑕𦐇者幾歆何以光孝道而慰公崇奉親靈之意且
風于唱之群烏鳴和之地下幾幾望之矣責實在不佞
乃悉索鍰餘壹鎰有奇委黃尕泗黃尚佐等督修程以
磚植繚以周垣財挾日而功竣余同視歎曰與易寧戚
孝子有焉與奢寧儉則令日之舉乎夫孝子孱然布衣
耳非有詩書之習曾閱師友之素也彼其擗踊於𡊮室
枕哭於苫塊瞿瞿皇皇於畚鍤間僾然如見者形耶恫

然如聞者聲即當日惟一抔土是期何意身後然而瞻依之所不至筋力至焉筋力之所不至血誠至焉天感孝子血誠而假靈群烏為之鳴號為之躑躅而銜土孝子之一抔土完孝子崩心之痛始釋而孝子烏傷名亦隨之千秋嗚呼以秦風駟鐵之悍至祖龍又益厲之其行者無不鬭刀劍而其居者無不德色誶語於鉏帚孝子之悽愴襄事獨皎如白日不為秦俗所染雖謂未學謂之學矣且烏何知天知地知神明知故使烏亦知令

夫孝之至者冰可卧竹可泣鹿可乳烏又何不可知也烏知孝子而百千秋後永知烏烏幸哉嗟嗟貴而逝泉分羙者同歸於盡而孝以負土特聞阿房驪山隔離天日矣曽不能當叱咤者之一炬瞻烏竟誰止即而顔氏之馬鬣封與烏傷名今猶若新也顔之傳不係於廟之修不修第視今執殳而或委親烏喙獨非四封之人乎修廟焉使不顔者媿嘻又何敢謂華川之無能為顔也則樓君藴龔君曇與今旌孝陳文言固儼然入顔氏室

矣夫媿之不如風之之疾也因漫言重修永慕記

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　吳國倫

肥城故有關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間睹記邑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釀錢聚賽為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輒相率礫雞剌彘尸祝而禳之以為常云弗賽弗禳即家懼而人不自安史嚚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

年廟日就蕪圮幾鞠爲塲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材鳩傭一新其故寢殿中嚴賓廬在序庖湢庚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簴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朞月邑父老之賽且禳於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乃廼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軍遇害江陵後始追封爲侯尚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毋亦竦意臚語有如蔣帝茅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安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

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磔雞刺彘賽且禳也今尊神而卑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猶為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斬顔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既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固宜世世祀不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

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感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感斯甚矣夫侯合徒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焉依且父老獨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談禍福相倚侯亦不能自為命而又能於百世之後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礱石而碑之

歴城陳令君為李于鱗先生立嗣置田記　邢侗

李于鱗先生厭世且三十年所矣其子駒後先生十年奄謝二嗣子又相繼無辜死於是益代揺人二幾同若敖分觸食於蓬丘之上所遺諸寡婦人二稱為先生巾櫛媵一則駒者婦卷婁浮寄於西郭窮巷間僅僅此下傭汙邪數畮不足供糝粺三孀弔影夜覔少膏為人作出嫁衣補藉小餬口而其期功强近中表姻婭之屬率亦滅跡無與通往來

女子之交脯棋永絶遂令先生一杯馬鬣荆棘等身經𥜌無椒漿之奠歲時礿𥨊廢罷可知也往往動輪之賓踵接濟南流連太息惟相與嘆先生無家無後付之無可誰何而已吁嗟嗟可慨哉上谷陳君采居平修業制舉而外最好于鱗先生書且亦微聞先生無家無後狀心竊竊念之謂一孱書生何自而倨惠施鍾期之位乎天若悔禍於于鱗陳君廼得成進士令歷城下車甫旬月即擬爲先

生後聚族僉同得先生諸弟成龍之孫世茂之子年甫六歲於先生親則從曾孫令君手疏告先生肇錫嘉名曰嗣爲之要月賦囷數斗歲給布數端以急此兒三孀于零丁孤苦之中一日而見丈夫子更遞爲洗沐喜若撤蔀望天而數十年彷徨瑟縮咄咄地下之老遂一日而稱人祖異哉居頃之令君又心竊竊念此不足爲嗣没身計也者而能爲于鱗先生宂宗計也者廼蚤夜盪胷蒿目而精

為籌曰非宅孰竟厥居非田孰竟厥食也因謁臺上記一時臺監郡具誼令君之指有請必從為購仙臺百畮之産宅亦稱是計費一百八十千又為葺其窮巷故敝宅廼茅廼墐不憚指麾計費三十有四千已又為嗣課小學讀已又為議婚令君之為此也不沾世俗捐損俸緡名第調會計經費之餘取贏自我而靡所病帑一錢嗣及有田有宅易下儞之處而席八口無饑之業三寡婦亦遂有家于鱗先生自兹魂有守主墓有時祭一惟

令君是憑是依令君之功鉅矣哉有唐李白有子伯禽後白死禽子孫絶二女子流落農瑣視于鱗今日正等爾時范覩察傳正為白朽骨圖亦與令君同意而令君憪然視力俾于鱗無子孫而有子孫則更勝之蓋代哲人獲與繼絶興復之義以快詞林而先士胄此實天壤一大事惠施鍾期之位奪諸吳門子之上谷蓄於海内同袍之素而酬於官下後來之彦蓋以見于鱗之道大而斯文之不墜於地人勝劣天於志足證焉某以事如

濟南得諸縉紳士輩之談說甚晳歸而一夕爇燭為記之然非令君意也倘亦天下後世薦紳士輩意爾

三神記　孫宜

三神者華容東山三神也按嘉州志神趙姓名昱蜀青城人與道士李珏遊隋煬帝徵為嘉州太守州有鉅蛟為害昱募船率千人臨江鼓譟自披髮仗劍入水天地晝晦頃之雲霧開朗昱提蛟首奮身出江水咸赤蛟害遂除開皇間挈家入山蹤跡不復見民感其德已因運

餉往見其乘馬引犬一童子腰弓手弾以從騶仗如平生云唐太宗封神勇大將廟祀灌口玄宗幸蜀也進封赤城王宋真宗時張詠鎮蜀蜀亂詠禱之獲助平蜀事聞封川王清源妙道真君明初東山人有耕山麓者闢地中金鼓聲發㚈得鉅石覆䥥簿神像焉閱簿知神姓𡚁因考稽神記言祀故配以五顯晏公二神於是遂刻像繪祀嵗一慱奉鄉民家今葢幾二百年稱儺部神云邑人有疫癘疾率請神行水驅治之間致殊効即㒺効

亦必豫知其生死而神之出治疾也朱旗絳旌褐蓋文輿擁戈曳牌鳴金吹竽壯士旁翼豪夫後趨至所請之家則耄耋弁裳嬰孺僕臧跪扶拜迎肅肅蹌蹌設俎獻爵屠牛烹羊有不如禮或慢其從者神自下以輿倒書地笞罰之其人即惴惴受笞一无敢抗神去明日主人整衣嚴冠躬諂神所稱詞致祝敬謝我顧乃至巴岳荊潭澧朗之人無不奔走脩謁祈福祐者厥費牲醴幢旄率踰數金云孫子曰語有之死生命修短數命者天之

付也數者人之值也神固柄𥇖遯絶用物宏而取精多
然廟食一方靈耳造化潛柄生民鉅機謂能轉易揮斡
陶冶自遂奚理哉昔者聖王之制禦灾捍患祀典及焉
蓋水旱疫癘之災民志悽惑莫知底寧於是索鬼神致
祭祀安定而鎮慰之水旱癘疫者氣也志定則氣隨焉
兹周禮所以設方相之司而漢法有侲子戲乃三神之
祀久而罔廢者亦或以是耳即不然繪貭圖狀喧群集
儔萃民之財創國之儀器號四方而趨之厥於人功朝

典奚據神心奚安焉而崇秩若此哉初予先大夫疾也

醫率謂不可為巳乃召神訊禱如醫言然則神之靈葢

以人効云夫若神者亦善於自凖者歟按志稱與道士

玨遊斬蛟入水呵禁之術意必於玨得之自開皇迄今

幾巳踰千餘載神之子孫澌泯盡焉而血食不廢邈哉

異矣神故有序記歌詩詞厚齋朴菴東山以下諸名縉

紳出者凡二卷辛丑秋予謁神張氏之堂張氏父老咸

贊趣書於是作三神歌并記別為卷歸之

平地濼重建龍王廟記　于慎行

平陰東北十里有山曰龍骨羣峰環而拱之如合抱焉山之東南有石之窟含氣出雲雨則為兆若龍洞然山之西阯有滙水之陂雨則成澤若龍湫然其傍隈曲盤回有百室之聚命曰平地濼濼者泊也山坳有祠謂之龍骨以祠龍而雩焉祠不知所刱始惟其前樹幢之石狀如追蠡則已千百年物而岡阜之間必嘗有龍蜕之迹故以名也父老傳說當其香火盛時雨暘時若禾稼

如雲牛羊被野周山而田熈然康樂不逄害菑故亦曰平地濼濼者樂也嘉靖甲寅秋有雲雷之異見怪物焉祠遂震裂日以頃圮旱潦為菑澤不時降居民苦之里人孫公時為文學倡義募緣亟圖修復未成而没後四十年厥嗣侍御君既第為貴吏而里中若有神降曰復祠者孫氏也侍御君聞之泫然泣曰是先人之志夫予其敢弗繼承以邀神貺遂諏日鳩衆出俸金四十為里人倡遠近聞之助者雨集公之兄璟實董其功不踰歲祠

成像設孔安堂階有穆周垣樓觀亦肅以整巍然水府之宫矣侍御以書抵予使為之記夫龍何神哉志曰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故曰神靈之精也然考之典記山林川澤有貍沈之祀風雨雲雷有標燎之祀而未嘗及龍何與蓋嘗思之上古聖神在位天地之氣絪緼訢合以澤百物而龍者乘陰陽之和上躋下降以神於其間是致風雨順寧疵癘不作帝舜之世其臣有董父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豢龍氏夏后

之世其臣有劉累者能擾龍而馴之命之曰御龍氏蓋所謂御且豢者固非能真得其物飲食而調服之也惟是潔其蒸嘗掌其祝號以精禋而饗之若今巫覡報史之流以事神為職者耳此非龍之所由祀與三代以下地天不通和氣乖鬲世之視龍至求之委蛇罔象不得其形而二氏之官亦廢然郡邑之吏猶以春秋秩祀修山川雲雨之祠而田叟里父亦時就雲雨之所興山川之所聚立為廟貌以備不歲之雩而號之曰龍君則龍

之祀固未嘗廢也夫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則雲雨者龍之所馮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則山川者龍之所自即山川雲雨之交而求龍以事之以歲時雩禱而迎其福祥非即二官之遺意耶抑古有之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德也故乾之為卦取象於天而其六爻之動皆取象於龍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侍御附風雲之會以瑞聖世其猶龍矣豈其且潛且躍徒使天下想望其澤雩而顧利見之猶卒未耶必不

然矣書而識之石以為契焉

宣府廵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于慎行

莊皇帝朝遠人欵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燧䤈兵幾四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畧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閥閲甲於齊魯大父灤川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叅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為萬歴已丑而公以山西叅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

將吏久狃欵而嬉遊戎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欵者緩也本以緩敵乘間而飭武備乃遂狃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廩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托竿牘一切謝絶行之無幾一軍校吏凜然改觀而會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驩也凡所擘畫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選驍突為親兵躬御臂韝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蹶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校射於郊騶發輒中者盡公

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踴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倚得息金三萬兩羡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台補鄣騎塹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敵入而先是襄毅王公之與敵款獨諳達以其孫故回面内嚮而婁巴圖永實伯諸大部直宣府邊故利敵不欲款則屬諳達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来而歳惆唱要挾無已時典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為常萬歷辛卯閱

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歳無過二三十餘萬計畫已定乃無敢與敵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敵飈集恫喝如故公露冕肘刃坐市臺上呼諸部長面諭令有旨切責疆吏毋滋爾横索我来更定約束爾如奉命而盟我則為政諸部長咄咄誶那顔安得是語穹廬千帳投鞬與漢堞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爾衆何可詑也西北事我盡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鏹如雪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謝爾而以此募諸甌脱部落與

爾為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詫衆也聞者色動則呼衆
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
控弦懸鵠二百武外應聲命中咸驚服以為神市去鎮
二舍而遥公晨坐堂皇暮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
臺敵嘆唶語曰中國殆欲絶我不則何用如此人典闕
而日摩厲以須為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
計公在事十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已四十餘萬而往者
北馬入市數蹄而與之直公命駑直毋與駿均其長納

固爾堅不聽命露刃以爭公斥之闗外三日不内卒蒲伏受令遂為成規省亦不訾公又決策收史車二氏二氏者敵之别種故灤川公時所議撫也世禄龍門塞下力能角敵為我閒敵畏惡之欵成徙入内地稍為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别部長安圖為婚圖乗其恚誘之遂挾車氏歸敵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平公議史氏老於兵諸子皆驍勇敢鬬今為安圖用邊無寜日矣不制安圖無以示威敵不收史氏莫能制安圖乃因順義王之

西臘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氏以謝過俘至廷議欲懸

藁街公計史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勁兵悉在塞北今

日殺史明日北騎必厚集塞下且以史氏為解折而入

於敵此失策為敵笑乃急白廣平公馳書政府請中

旨從末減史氏諸子乃大感爭拔帳來歸敵始惋悔而

安兔數寇邊亦數敗諸降人又時時鈔掠之害甚無所

出乃因其主為請願欵塞如故時公已代廣平巡撫乃

詰諭敵使令安圖悉歸所留史氏部落並送車氏乃許

奏復市撫至今諸部馴服邉籍為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風厲撫循壁壘一新耕耘蔽野所奬拔戲下往往自偏校累伐至上將軍其有巽懦貪墨輒以恵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敵敵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湩酪黄羊乎相傳報以為懽而鎮人又津津頌公拒礦權事以為布德宣鎮不在控敵下云宣故有牧馬場欵後無警營卒稍墾其旁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閑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權璫

惑奸人言皆欲藉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八萬金宣大
居二馬瑠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
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膂鎮也而鎮城爲諸路幟閒
貴人將重征於化居市肆且罷罷而四方粟芻皆不至
環甲鳴鏑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貴人爲難且奈何
宂若張家口坌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
如調劑馬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令
若牧馬塲則有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

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椎牛犒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榷以為税令此曹枵腹而持兵乎且上聖不測貴人即工為逄有如以飽槖受疑又且奈何璫無以難竟聽公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觧矣璫之采礦則先鎔精鏐雜砂中謬言某穴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已少忤輒羅織被逮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使偕往各以砂至面鎔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礦榷之使軀攫虎搏幾徧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

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會播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擢川貴督府去蓋自欵後任上谷事無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難者則將吏之以欵狃也大敵之以欵挾也持文墨議論者之欲以節縮見功也重以屬國外叛勑使內紛殆哉乎衡石桴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機局遂更而公嶽立淵流因機坐折銷萌厭難外威內和卒使數十年來厚啖之敵一旦取諸其懷而定以晝一使之顒首郊闗如稟

功令又收史車之族以制敵要害欵始不渝夫非所謂
安國全軍筭多而善善者乎至如以備邊之暇剏洋河
石橋長千尺而贏廣並五軌利涉捍患以鎖鑰北門為
邊防要險具郭少宗伯記中大營萬全學宫建尊經閣
蔵書萬餘卷以興文教具葉宫庶記與公所自為記中
文事武備於是觀馬迹公英毅慷慨智畧輻輳而沉幾
雅度不輙輕發發必中窾用能光昭濼川公之緒以勞
定國而貽邊疆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

告矣宜鎮人之益謳吟思慕顧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即公所建廣濟橋北是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生軍校不約而集既落而驩然呼已又愀然思也即敵亦時時問大太師何時來開制府如廣平故事乎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中外為後事師屬行作記行不佞嘗扼腕世儒拘於見聞至不能彰明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擬今日疆事又輇材諷說之徒不覩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散處龍

門意不無勦江統緒論謬欲爲徙薪嗟乎邊事蓋難言哉自襄毅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邊很之衞故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考鏡焉公名彖乾隆慶辛未進士山東新城人今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君名我續萬歷庚辰進士直隸邯鄲人以山西副使分守口北王君名某宣城前衞人以某官爲副總兵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記四十五

祠廟

虎丘重修五賢祠記 孫繼臯

虎丘之北岑舊有平遠堂以佐名勝豁遊目而久之乃為龕以祠五賢則為唐韋轉運白少傅劉賔客宋王翰林蘇文忠韋白劉先後繇重職補外刺史蘇州王繇大

理宰長洲而蘇以南竄經陟不啻數數然咸有樂乎斯丘者龕之設實自近歲江長洲始後十許年為今年庚戌户部陳公用望郎榷關滸墅自公来登覩堂宇漸圮堦砌都裂慨焉捐榷之羡凡百有廿金以付寺僧明鏡仍遴官耆之才而勤者使飭而新之工竣屬余記其事余於斯役而竊有感於斯丘之有數君子也夫此數君子者文章風節凌跨一時焜燿千古而或一麾以出或三黜以徙羈縻流浪於江湖之間而斯丘至今幸得借

其風流以為重假令當時身不出國門官不離蘭臺鳳閣以老雖勲業在朝著望斯丘迨迨東南一抔耳尚誰得而有之哉蓋惟天也若故偃蹇其遇而饒予之以吾吳之佳山水而數君子因得稱隱吏遷人徜徉笑傲於幽竒蔥蒨之區流連題咏低回而不忍去夫亦重有感也然則斯丘也其遂為數君子之丘與客曰不然前此闔閭不有之以為墓乎而虎不至今蹲也是闔閭且不得而有也生公不有之以為臺乎而石不至今點頭也

是生公亦不得而有也王珣不有之以為宅乎而非禪宫梵刹不至今永也是王珣曾不得而有也矧宦轍謫蹤飄忽往来譬若雲萍然鳥得而有之嗟乎惟遞處之遞去之而終不得據以為有則天下之倏忽滅没轉盻而不可以為常者皆是數也彼區區得喪寵辱尚足以拄高賢曠士之胸懷哉吾以知數君子者其深有得於斯丘也已今吾試與公憑高而眺臨深而觀晨霞之粲然夕照之軒然而禽獸之嚶然非夫數君子之文章耶

池水之泠然石仞之磽然而松栢之蒼然非夫數君子之風節耶以至歲時寒暑之推遷風霆雨雹之不測卉物之凋榮而烟嵐之聚散又非數君子升沉顯晦之變態耶公其亦有俯而思仰而會曠世而相感者乎是數君子之寄於斯丘者其迹而寄於公之俯仰者其神斯丘之寄其迹杳乎其不可尋而公之寄其神者躍乎其如有在也祠之右又有宋尹和靖暨國朝何別駕二祠和靖宋儒故結菴丘之傍而別駕在正德間於郡有保

障功公槩而飭之並祠下為重臺五盤旋蜿蜒直丘之麓公所創也公名訏謨閩之長春人萬歷辛丑進士

重表譙公祠記 丁自申

長民者務於義之所可盡而不過激於事之所必更其斯為輯民和神者歟夫以義有可盡於利所由而興之於敝所窮而革之謂之有為於民可也事之所不必更者因之無損於其實而足以垂荒遠之跡廢之徒眩於其名而或以啟疑信之心此其於民既無所為而所以

為神者則吾不知矣夫神於民義亦有關焉而長民者所緣以設教也今使義為之盡而所更者於義無所取其勢又不能排此以信彼則不若不更者之為愈如是而必為之更焉無乃志意亦有所激而傷於過耶且孔子所謂敬神而遠之者直以神理為不可知不欲褻而即之耳未聞毀之而足以為敬驅之而後以為遠也今天下神祀之盛不翅古時其懷柔所不著者或以土人侈其威靈私其功德而奉之未有無因而血食特歆於

異代也儒者讀孔孟之書治三代之民豈欲舍民義而瀆之以尚鬼之教顧事之已往亦有無害於義者吾盡其所以務民者兢兢焉固不瀆其始之所趨亦不奪其習之所漸如是而和神乃所以輯民豈非長民者之所當知哉南兗之有譙公周彼其威靈赫於殊代功德私於一鄉亦土人以為可血食者也其墓之封題於縣治之後者既祀且久一旦移而墟之於千百年曠世之餘雖當事者排宿業而犯群咻卓有定見然吾所謂非民

義所關而志意或傷於激者蓋驗以今日吏民之心欲復其墓而祀之則不若不更而移者之為愈殆非誣已當祀之未還故地也或謂譙公英靈常凴墟墓咄咄能菑禍人頗有伯有為厲之說余以伯有之厲為後不立自晉至今公後之弗延久矣所為尸祝而崇事之者夫非吏民不泯之心乎雖公之靈足以為厲即不宜降厲以虐於我事者是使吏民何以欽公之祀而公亦無以繫斯土之私也吾知必無此矣但表其地而復之者是

則吏民欲有以慰公之棲而公之英靈亘千百年憑附
睠顧於此亦未可知夫不為神之故而有妨於民之義
又以答民之望而獲寧乎神之歸是一舉而兩得也何
獨不可為與或曰從而復遷返其故也又飭其祠禮也
義乎曰墓之祀則野於禮祠之脩則附於典夫公於鄉
賢有列享矣祠則本其所設而非有加也此所謂禮而
權之以義者也祠成因推言公墓之可以無廢而祠祀
之所由復興亦古者緣以設教之意歟祠屋凡幾楹不

務豐餙僅取成禮凡費金若干兩米若干斛皆取諸贖餘者以邑簿李褒董役而落成於署事通判吳君君才周民務又深於鬼神之情狀其力贊議以誰祀為必可復與予同官有合率多此類云法得槩書

常熟縣新建先賢巫公祠記　陳寰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崖碧溪河逆泝縣城址環之緣為西關萬井輻輳其椒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內有七星古檜有梁

昭明太子讀書臺有宋學士毋井銘歲時習朝儀於此為祝聖道場觀之西有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間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柳鑿壙死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峯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得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以鄉賢設木主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既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

後如此今爾崇奉鄉賢而乃列咸父子兩廊於義何如
瞻享既忒神必靡寧此固官府責然事在學校亦訖無
建請何邪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
地青龍岡下得古碑鑱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塚皆古八
分書縣令孫應時因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
雖莫可考然祇在山麓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
請飭為祠甚當乃付之縣令胡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
命歸壙立廟其内門前堂廡橋道後建正殿以奉二木

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夫及小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宇與松林竹石相掩冏不深副情佇慶忭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熊君輩以衆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衆不可辭竊惟古稱鄉先生没可祭於社如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名公曰巫咸又王家而朱子集楚詞註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以道言一以術言夫

道有大小術有正邪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卑夔稷契之所得羲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耶即其有功世教若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泯泯焉固宜當道君子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嗚呼商周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商周人物已盛若

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為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遠勢忘利反身踐實不必追昔感義而所以為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獵取科第而所以為臣子者必恭必謹敏德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苟不能自振拔與時俗溷焉且瞻象過祠而心惟之其能無靦然也乎褒故直為是説願從邑之後賢同悉所戒勉者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袁宏道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嘵嘵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為道者歧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曁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

為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棼而為名法比而為楊墨遁而為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温轍不鮮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

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敝彼亦且樂為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為吾害吾自狹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

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宫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令之欲廓吾道莫若導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漵邑見學宫圮慨然捐鏹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彫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冊先

儒之所未發葢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摽其本是以介胄衛也夫介胄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吕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

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薫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特祠釁序間故畧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竢異日志峴首者

重修聖母元君祠記　王嘉言

東光城東四十里為燈明寺民萌湊積亦一顯鎮也鎮東路北有元君祠一區不知所自始而主此祠者為千

氏近因風雨剝圮修葺之既固既完復礱貞珉欲紀其事而比丘尼明信者乃屬鴻臚君馬氏斯臧問記於余余聞之學士長老云碧霞元君者即華山玉女也今岱嶽有祠祠宇瑰偉壯麗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趨焉歲所入香緡以萬計而自此祠外天下之為離宮行祠者小若大又不下萬計抑何盛也或者曰神有方也而方自有主元君西嶽神也胡為乎祠於東東已據非其位矣而離宮行祠又胡為紛紛於天下且也以柔姿坤德而

奔走四海之士女争先恐失供奉恐後望之若慕而即之若素彼遵何道哉吁可怪也於呼金石竽瑟之音青黃黼黻之觀聾瞽者莫與也夫元君之祠於東也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疑議也不祠於東者且獨無憾乎彼不知夫玄帝乎玄帝北方神也而建殿於太和山殿以金飾至竭縣官之府庫而士女之奔走如雲與元君埒夫太和豈亦北土也彼不知夫清源真君乎斬蛇除害績茂於蜀而中國顧傾動焉彼又不知夫漢壽關將

軍乎生也威震荆襄没而其神破蚩尤復塩池祠而祀之者合天下紛如也亦豈獨觧人與荆人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慈仁而貞烈瑩潔而淵懿誠動於此機應於彼無西東無南北方所不得而靳杳杳冥冥日夜流行乎宇宙而莫知其所萌拜跪曲拳呼號鼓動竭歷天下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曾不得其朕而凡人之心翦翦者廼以臆議之不亦謬乎嗚呼兹元君之祠所為無擇於地者非恠也雖然世俗所為建祠而

供奉者果有為乎天下熈熈皆為釐來天下攘攘皆為福往不究夫惠迪從逆之理與所以吉凶之由而一意徼之謬矣然則建廟可名節弗立惡乎可脩祠可行謬不飭惡乎可貞其心而幽隱孚潔其行而神明合則為釐為福也且有待徼乎不然則神也者公明而正直者也孰獘獘以狥天下為事哉是為記

重建至德祠碑記 蔣璜

某生長於吳吳為泰伯賜履之域有司歲奉蒸嘗廟貌

甚偉其東北百餘里有虞山山之西麓有虞仲墓或謂伯仲竄迹在此夫吳於洛鎬為荒服在春秋以遠擯之然吳處東海荆處西南鄙相距數千里吳至夫差始抗而入於越越後并於荆當翦商之世吳不隷荆明矣伯以採藥逃荆以翦桐卜吳事可逆揣乃又謂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豈伯仲俱逃而異轍耶其故不可知也余令延唐延唐之鎮曰黄馬山其陽曰大塘其泉西滙於山陂或渟或駛所溉田萬頃有祠於大塘者周大王廟即

泰伯祠於山陂者曰黄馬相公廟即仲雍余始恍然曰茲荆蠻也茲伯仲遺跡乎兩祠靈異著聞某治延唐之二年歲旱率吏民齋沐禱輙應鄉耆老言尸祝自民間良久神廟初邑令蔡公來治始用特羊而歲無常供或市脯以獻嗣之者或舉或廢而荒祠不兩楹材蠹而埴崩遺像峩然櫛沐於風雨荆菁之中其踖然不自已請於兩臺監大夫條上春秋饗禮歲仰有司緡錢計七鍰費啬而典備皆報可則更謀於縣尉周君幸徼使君之

惠贘儀肇舉而榱桷不支堧垣不具有如一旦委諸草莽何以安神靈乎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古之訓也私計鳩材埏埴益壯其棟宇而崇隆其址逾三尺許於是翦除荆棘流泉碍石幽壑重潭與古榦蒼藤森然蔭合盤薄四顧流可觴梁可度磯可釣峰陰紫緑可把先平丘壑種種相逼忘其身之風塵吏也既告成事乃肅鄉先生章縫諸士修俎豆之儀進耆老而觴之曰是禮也舉光昭令德丕顯供庥敢徼福假靈於諸父老實

式承之昔司馬子長謂荆楚悍勇好亂夫非伯仲竄迹
地耶不寧惟是九疑之南有虞氏之昜湖也两階干羽
苗民已格百年龍馭猶指災荒彼一聖兩賢者千古車
轍若擇地而蹈不謀而契即名都壯縣文獻之邦不可
幸得而若邑兩得之迄於今皤皤黄髮孝弟力田猶見
舞干之風操樂之遺意安所得慓疾之民而稱之某生
於吳為伯仲湯沐之邑吏於荆又為伯仲行遯之野何
相遘之奇也吾蔣氏受姓於姬始祖伯齡於公為從孫

泝源有自世數可推而某與伯仲遺迹亦步亦趨斯又奇之奇也夫神明之胄百世永昌而某宗姓受之禦災捍患粒我蒸民玆一方受之若夫德高三讓道中清權苦其身并遁其名陰維萬古之綱常以續人心於不死則萬世受之是役也經費規畫則某為政部署工人篳路藍縷則縣尉周君思恩為政凡為饗室三楹左構亭六隅三面枕流右為别室三楹一治庖供明薦一居守僧而中奉司土吏置門於東南向從龍首則周君議瓶

也其時為天啓壬戌之秋仲是為記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